

王方晨卷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王树的大叫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王方晨卷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王树的大叫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树的大叫 / 王方晨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12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王方晨卷)

ISBN 7-5329-1984-6

I. 王...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196 号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 9.25 插页 / 2 千字 / 214

印 数 1—1300

定 价 13.80 元



序

陈光林

世纪已翻然更新，文学当与时俱进。

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豪迈步伐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更新的机遇、更高的使命和更重的责任。大力培养、造就、发展和壮大新世纪的文学队伍，担当起繁荣新世纪文学事业的重任，是摆在文学界面前的一项艰巨、光荣而又刻不容缓的工作。山东省作家协会审时度势，前瞻未来，把大力培养文学新人作为战略措施来抓，在青年作家队伍的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的编辑出版，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遴选出十位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集中推出，展示了山东青年作家的实力和阵容。这是一项着眼新世纪山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战略措施，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落到实处的文学人才工程。借此机会，对《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的出版，对全省广大青年作家们辛勤创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对于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在悠久的山东文坛



历史上，我们的前人曾经有过辉煌的贡献和不朽的作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诸多先师圣哲，不仅是道贯古今的思想家，同时也堪称文传万载的文学家；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等诸多文学大师，以其经典之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齐鲁文化、革命战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山东新老作家，同样对中国文坛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感应时代的召唤，讴歌社会的进步，赞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奋发精神和辉煌业绩，张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浓郁的齐鲁地域特色，在不同时期为人民奉献了一批又一批精品佳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里尤应提及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曾以骄人的成绩和强大的阵容树立了“文学鲁军”的形象，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2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纪的更迭，当年赢来“鲁军”称号的一大批青年作家而今已步入中年，他们仍以旺盛的创作态势和显著的文学成就活跃于文坛。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发展呼唤文学“新锐”，时代前进需要大力充实新的“鲁军”。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大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正以春笋拔地之势茁壮成长。他们当中，有的已在全国权威性的文学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受到多种媒体的报道和评介，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有的发表作品后又被各种有影响的选刊选本纷纷转载选载，广为传播，甚至被介绍到海外；有的被文学研究专家列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与评论；也有的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产生轰动效应；还有的曾多次在全国重要评奖活动中，获得文学或影视奖项。这次作品被收入文丛的十位青年作家，就是这一大批文学新人当中的优秀代



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三十八岁，最小的只有二十九岁。从事创作大都起步于九十年代，有的是文艺单位的专业作家，有的是基层单位的业余作者，也有自由撰稿人，还有女作家。有的以小说创作见长，有的则在诗歌、散文、影视文学和文学评论方面颇有建树。综观他们的创作，尽管风格流派不同，艺术特色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起点高，路子正，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关注现实，贴近时代；思想活跃，目光敏锐；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勤奋好学，勇于创新。因而，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既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又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得比较好，在全省青年作家队伍中确乎具有代表性，堪称“文学鲁军新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同全省大批中、青年作家一起，成为我省二十一世纪文坛的主力军。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来支撑，来推动；崇高的精神需要杰出的作品来讴歌，来颂扬；而新世纪杰出作品的生产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青年作家身上。在此，我热切地希望全省广大青年作家，心系广大人民，投入伟大事业，汇入时代洪流。弘扬时代主旋律，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精品佳作去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壮丽进程，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学习，开阔眼界；深入生活，投身实践；悉心创作，磨砺精品；坚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善于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山东地域特色，刻苦勤奋地进行艺术创新，并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融入强我中华的理想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繁荣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重任。

在祝贺《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问世的时刻，我们热切地期待着第二辑、第三辑的早日出版；更期待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携带着更多更新的精品佳作出现在“鲁军新锐”的队列里，出现在新世纪的文坛上，同全省老中青作家一起，共创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大繁荣！

2001年10月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编委会

主 任 王凤胜 卢得志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殿广	于友发	马恒祥	马瑞芳
王兆山	王良瑛	孔范今	左建明
任孚先	李广鼎	李先锋	李延国
李贯通	刘玉堂	朱德发	张 炜
吴义勤	吴茂泉	陈宝云	聂宏刚
路英勇	谭好哲		



目 录

霜晨月	1
上学	29
无助的豆苗	48
歌逝	59
乡村火焰	78
说着玩儿的	104
王树的大叫	127
跑吧，兔子	148
桃桃之役	162
兔子回来了	178
扑满	193
村长的原则	238
美丽的自行车	253
一九七〇年的乡村幼儿	269
后记	288



霜 晨 月

天黑了，夜色就跟幽暗的火焰似的四处蔓延着，逐渐把苍茫的田野给罩住了。秋收既毕，秋播也即将收尾，农活一松闲便有男子坐在自家门口逗狗玩，一些小孩子围着看那肥狗不断翻出新花样，不时发出一阵一阵惊奇的嘘声。

从村头传来车轮和马蹄的动静。大家齐向村外望去，远远望见大路上有一个徐徐飘行的影子，好像一块颜色古怪的秋云。那是一辆双轮马车。紧绷着的马皮在马身上滑动，闪着一些微光。

人们就断定那是一匹棕马。

等马车在跟前停下，果然见是一匹棕马。刚才有人是押过一包香烟的赌注的，这时候那输家就将眼睛紧贴着马背看，试图找出逃脱的借口。那匹棕马因为这陌生人接近，便不住地乱摆着屁股，把车辕杆撞得哐啷作响。

“你不认输，问问主人好了。”赢家得意洋洋地讥讽道。“喂，哥，这是一匹什么马？”

“公马！”从车上跳下来的男人嗓门沙哑地说。“离远一点吧，哥，小心它踢着你们。”



围观的人就一起大笑起来。有个小孩子在来人身边手插在裤兜里直瞧他的脸，将大嘴咧开。

街上的人比刚才多了一些。大家已经明白来人的身份了。一个老头子站在人们背后说：

“哥，您贵姓？”

“木易杨啊。”老杨答道。

他又问村里管事的人，那位老头子走上前来指给他村长的家。老杨谢了，就回头对马车上的人说：

“姐霞，你把马卸下来遛遛。”

说完就迈开双腿从人群中间向村长家走去，人们赶紧让开。那个小孩子热心地在他前面引路。

这时候人们才注意马车上坐着的两个人。她们在路上用线毯把身体裹住，现在已经把它解开了。她们是母女俩。女儿姐霞大约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

她从马车上灵活地跳下来，在地上站稳了。她是一个很健壮的漂亮姑娘，虽然天色很暗，人们还是能够看得出。她用大胆而高傲的目光飞快地扫一下人们的脸，好像秋风吹过了树林，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姐霞轻快地走向辕杆里焦躁不安的棕马。她的母亲也从另一边慢腾腾地爬下来了，正伸手整理车上的东西，但是人们的目光一直盯着那女儿。

马走出了汗。谁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赶了多少路程。车上一减轻重量，棕马就变得活跃起来，整个车身都在咔咔响着摇晃。汗水把马的皮肤濡染得很柔软，现在一停下来，很快就在黄昏的寒气中蒸发掉了一半，一些很淡薄的蒸汽散发尽之后，马皮就发亮，把西方照射过来的霞光映出绚烂的图案。

棕马在喷鼻子。车上用箱子装起来的乐器也在里面动听地发出声音。



姐霞十分熟练地把马身上的羁轡卸了下来。有人刚才犹犹豫豫地想帮她的忙，但终于没有定下决心，姐霞已经把马从辕杆里牵出来了。马车就被车杠支在街上，绳索在辕杆上胡乱搭着。

这匹马虽然疲乏得很却仍旧挺欢。缰绳刚攥在姐霞的手里，它就一个劲儿地弹动后腿，向近旁的人炮蹶子。

周围的人大声叫起来，赶紧躲开。于是在姐霞和马身旁就拓开了一方空地。棕马蹄子下的土块飞起来，纷纷落在人群里。

“一匹烈马！”有人喊道，而且也有人在替牵马的女孩子担心。

姐霞不慌不忙，拉着马快走了两步。马身子一摆一摆，弄出响亮的风声。姐霞跟马一起跳着向前走。人们闪在街两旁的墙根底下，只有一个人还站在街心，像块出水的岩石，几乎撞在了马头上。

“你找死！”姐霞高声叫道。“踩断你的腿，看你怎么走路！闪开！”

但是那个人还是没有被吓跑，好像有意逞能一样伸手摸了一下马的面颊。马很恼怒外人对它表示亲昵，沉甸甸的头颅一摇，把他的手重重地打回去，也把姐霞的肩膀狠狠地撞了一下。那个人一侧身就站在了马头一侧，姐霞从马脸前面看清他是个小伙子。小伙子也在看她，但是，愤怒的马挣着姐霞手中的缰绳再次向小伙子撞去，小伙子又飞快地一跳。马没有撞着他。马开始哧哧地昂叫了，立刻摆过来身子，想挡住他，随之在杂沓的马蹄声中，两条后腿高高地弹起来。被吓呆的人群中间有一个人不由得尖叫了一声。那小伙子肯定挨了一下，但他没有倒地，连腰也没弯，仍然站直在人群前面，露出笑容。



姐霞打起马来。她口里狠狠骂着：“该死！”

“姐霞！姐霞！”

她听见她的母亲在后面惊惶地呼唤她。她知道母亲在心疼马，于是赌气又打了一下粗壮的马脖子。结实的马皮把她的手掌震疼了，手心里有一小阵子麻木起来，就像着了火。

棕马一直在蹿动。刚才息下去的汗又冒出来，霞光在它抖动的身上舞成一团。聪明的马发觉姐霞只用一只手牵着缰绳，就猛然将身子竖起来，前蹄高高腾空。姐霞呼叫一声，双手又攥住缰绳，一下子滑到马脖子底下。马的身子落下来，姐霞还扯着缰绳。马就不住地腾跳着围着姐霞转圈子。姐霞一次次从马脖子底下逃出来。泥土乱飞，有时候也砸在姐霞脸上。

人们屏息观看着，那个小伙子不住地摩拳擦掌。

棕马忽然不动了，姐霞仍然紧扯着缰绳。那马慢慢地打着轻微的响鼻，低垂下头，张大鼻孔在姐霞的鞋子上嗅了嗅。姐霞松了一段绳子，向马走近一步，把前额抵在湿漉漉的马脖子根上。又暗了几分但更浓厚的霞光好像含进了马的湿润的皮肤里，凝固在里面。

棕马用长嘴蹭了一下姐霞的腿，俊美而温柔的马眼轻轻忽闪着。姐霞把前额从潮湿的马身上拿开，她让马安静地走了两步。空气里散布着马汗的淡淡的咸味。天空呈暗碧色，非常美丽，在广袤的田野上面，又高旷又深奥。

人群又喧嚷起来。他们离开了墙根向街心走了走。那个冒冒失失的小伙子就站在了松散的人们中间。他没有动，但他不笑了。

“狗儿！狗儿！”一个妇女由远及近地呼唤着走过来。

没有人答话。

姐霞把马牵到马车旁，在手里玩弄着缰绳。棕马不时地亲



热地看她一眼。马尾巴在空气里甩来甩去，沙沙有声。

“吃晚饭啦，狗儿。”那个妇女朝人群中张望着喊。

“娘！我在这儿啦！”

狗儿在人群外面答应着。大家回头一望，看见老杨跟狗儿一起从村长家里回来了。那个妇女走过去，拉住孩子的胳膊，嘴里一个劲地抱怨。

老杨默不作声地在将要散去的人群中间走。有人问他话他也不应，好像根本没听见。那个好心肠的老头子就跟上去。老杨来到马车跟前，低声说：“回去！套上马，再不回来啦！”说完就从姐霞手里拿过缰绳，把马往辕杆里赶。他的妻子隔着马车忧伤地瞧着情绪低沉的丈夫直摇头。她没有叹气，好像天气又冷了许多，顺手拉了拉身上的衣服。

“杨哥，”那个老头子在老杨背后恳切地叫道。“你不能这样走啊。”他抓住了老杨的手，晃了晃。老杨心里一阵温暖，却不敢拿眼看这老人。“天晚啦，人乏啦，马也饿啦，还能到哪里去？”老头子说，“来到咱王庄，就好歹住上一晚。村里还有空房子，是以前生产队留下的。我是个孤老头子，草料还喂得饱马，还管得起您一家子一顿饭。”

老杨的眼睛在老头子那一双热情的手上滑一滑，又默不作声地抬头去看天空。天上星星寥寥落落地挤出来，闪得很恹恹。长庚星像一滴冰凉的泪水垂挂在天幕上。老杨又去看村庄里的树木，榆树杨树楝树椿树槐树都只剩下不多的叶子，从稀疏的叶子中间显露出来的枝干附着着一点一点白亮亮的寒冷的东西，像霜一样。在那些富足安宁的农舍屋顶上，高高地立着铁架子，那些自制的或买来的电视天线。它们伸到寒意凛凛的空气里去，感受着从遥远的城市里传播过来的那种神奇的波的颤动。



“你答应啦。”老头子高兴起来了，拍一拍老杨的肩膀。
“你叫我三哥得了。走吧。”

在三哥的盛情挽留下，老杨又把棕马从辕杆里牵出来，准备跟他走。

“告诉你吧，杨哥，”老三哥说，“我是一个听书迷哩。我是爱听说书，可是这几年，村里没请过几回说书的，年轻人不喜欢。杨哥，你们是弹扬琴的吧？”

老三哥絮絮叨叨地跟老杨说着，走向村里的仓库。他们后面，姐霞走在母亲身边，小声说：

“他们真不让开场？”

母亲忧郁地点点头，“嗯”了一声。母女俩看着那个小伙子跟留下来的几个孩子把车杠收起，咳哟咳哟笑着推起马车。由于使劲不均匀，车子走的时候方向掉过来掉过去，有时候差不多撞到街旁的树上。小伙子骂着小孩。车上的物件哗唧哗唧乱响，姐霞和母亲很担心碰坏了什么。在小伙子的督促下，车子走稳了。

街上清清冷冷的，只有他们推车弄出的响声。栖息在树枝上的乌鸦刷刷翅膀，向下乱排粪便。

一个小孩子的影子歪歪扭扭地从街头颠簸过来。

“狗儿吗？”小伙子回了一下头，叫道。“你又出来啦！”

狗儿赶过来，在孩子们中间靠着小伙子抓住了辕杆的梢头，呼哧呼哧使上了劲。车轮滚进路上的一个小坑，又猛地滚出来，轧得断落在地上的枯树枝噼啪响。星光淋在他们和马车身上。

姐霞和母亲走在马车的一边。

“你用的劲儿太大啦，机灵鬼！”狗儿忽然埋怨说，“你的眼睛朝哪儿看？”



马车差不多碰到姐霞腿上。姐霞一跳，躲开了。她有点不满地朝着帮忙的小孩子们看了看。

“胡说！”小伙子低头训斥着狗儿。“再乱叫我就拧你的耳朵啦！”他心里明白刚才是因为自己才出的差错，所以并没有真的去惩罚这个眼尖的小孩子。

来到村中的一个场院上就可以看见对面有一排低矮黑暗的房屋。老杨牵着马跟老三哥已经在那里站着了。那些房屋除了有三间闲置起来的旧仓库之外就是几间空空的牲口棚。人还没走近，牲口棚里往年的草粪味就飘进鼻孔里，那真正是一种特殊的腐草的味道。牲口棚上面的瓦被人揭去了不少，一些檩子也搭拉下来，从里面可以看见天空和靠近墙根生长的树木的枝条。老杨把马拴在房前的一棵树上，跟老三哥走进仓库，借着外面微薄的夜光察看了看。里面只堆放着一些陈年麦糠，把脚都给陷了进去。梁上的宿鸟一受人的惊动就噌噌地乱飞了一阵，有的从没有门扇的门洞里逃出去，有的则更隐蔽地藏起来。它们搅起了静止在空气中的细细的轻尘。老杨只闻见空气中陈旧的麦糠味和那种久无人居的陌生气息，他什么也没看清，就跟老三哥退出来。

“墙和屋顶都能挡一挡夜寒，杨哥。”老三哥对老杨说。“生产队一解散，就把什么都分光啦。缰绳啊，犁啊，石槽，就是一块砖头也掰开分啦。以前这仓库里藏着粮食跟队里的家什，现在只剩麦糠啦。”

小伙子和孩子们把马车停在空地上。他们站着歇息，听老三哥跟老杨说话。那匹棕马又把一部分好奇的小孩吸引过去。有个孩子向狗儿讲述棕马使性子的情景，用那种小大人的口气赞叹着姐霞的勇敢。狗儿很信服地拿黑眼睛瞧一瞧马车旁的姐霞，又瞧瞧拴在树上的马。这马在他的眼中一直就是威风凛凛



的，所有的孩子都对它感兴趣，但他们还不敢靠近它。狗儿从家里出来时随手带来了一盘成熟的葵花籽盘。他家有一片葵花田。他刚才推车的时候夹在了胳膊底下，这时候他就拿出来吃着，把葵花籽剥下来直接填到嘴里，很巧妙地用牙齿把皮壳磕开，再噗一声吐出去。葵花仁的好闻的清香就从他的潮乎乎的嘴上散发到了空气里。

狗儿不知道姐霞怎么来到他身边。他发现了她以后立刻带着一种想象的幼稚的崇敬心情仰首看着她，也忘了把口里嚼碎的葵花仁咽下肚子里去。

“你吃的什么？”姐霞温和地含笑低声问这孩子。

狗儿慌忙把手里的大个儿葵花籽盘向她眼前举一举。

“好香！”姐霞说着，又伸手去摸他的脑袋。“刚才叫谁机灵鬼来着？”

狗儿头上立刻产生了一阵愉快的感觉，并且向下扩散开去，遍布他的全身。他感受着那种温暖，镇定下来之后就得意洋洋地对她说：

“是叫王彪呀！村里人都叫他‘机灵鬼’来着！他在那里正朝我们瞧呢。”

天上的星星更亮了。那条颜色像鲜牛奶一样的灿烂的银河斜挂在空中。它们金色的光辉飞扬下来，几乎照得出地上的树木和人的影子。

老杨一家在王庄的仓库里住下了。老三哥从自己家端来一盆子玉米粒送给老杨喂马。老杨用那些助人为乐的小孩子们从场院上拖来的还未干透的玉米秸秆在麦糠上垫好了一个软乎乎的大铺。老杨的妻子就把马车上的被褥在玉米秸上展开，人还没有躺上去就已感到它们的温暖和舒适了。一截蜡烛在铺边木箱上放出焰焰的亮光，照着整个仓房。昏黄的光影在里面慢慢